



蘇俄一九八一年的經濟



呂律



一

蘇俄中央統計局每年在一月底以前發表上年度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的結果，儘管不免有避重就輕、報喜不報憂的惡習，但仍不失為研究蘇俄經濟的一種參考資料。

一九八一年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結果公報，已於本（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四日正式公佈^①，通篇看起來，在生產部分是失敗了，尤其是農業，失敗的程度使中央統計局無話可說。但是社會發展部份，出乎意料之外的未受一連三年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結果尚稱不惡。

蘇俄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的內容極為複雜，不亞於一本難唸的經。對於中央統計局的公報要提出一份全盤的研究報告，不要說不是半個月或一個月能夠完成的工作，即使用一年的功夫閱讀無數相關資料，也未必能夠找到這份公報上沒有透露出來的東西，亮出它的底牌。所以，我們每年寫這個報告，祇能就其瑩瑩大者，為讀者先提出一個粗略的、輪廓的素描。譬如：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人民生活三項，都是一般最注意的。本文特就這三個方面加以分析。

二

要對蘇俄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結果作一個總的說明，我們就必須將三種基本資料彙齊作一個比較，這三種基本資料就是：

註①（消息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四日，一至二版）。

(一) 本年一月廿四日蘇俄中央統計局公佈的「蘇俄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結果公報」中第一部份——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指標^②；

(二)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佈的「蘇俄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法」(第二條規定，一九八一年蘇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項基本指標的增長速度)^③；

(三)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佈的「蘇俄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法」第二條規定蘇俄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項基本指標分年增長進度表^④。

從上述三項資料通盤看起來，一九八一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結果，正如筆者在前面所指，生產部分(包括：工業、農業、運輸、基本建設等等)都失敗了，而社會發展部分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成績。

蘇俄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項基本指標的計劃與執行(以一九八〇年為一〇〇)^⑤

指	標	一九八一年計劃	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五年計劃	一九八一年計劃執行結果
國民收入(用於消費與積累)		一〇三·四	一〇三·四	一〇三·二
工業總產值(全部)		一〇四·一	一〇四·一	一〇三·四
其中：				
生產資料生產		一〇四·一	一〇四·一	一〇三·三
消費資料生產		一〇四·二	一〇四·二	一〇三·六
國家基本建設投資		一〇五·二	一〇四·〇	一〇三·〇
各種運輸的貨運週轉量		一〇二·六	一〇四·〇	一〇二·三
國民經濟的職工人數		一〇一·二		一〇一·四
勞動生產率				

註② 同註①，第一版。

註③ 「消息報」(一九八〇年十月廿四日，第一版)。

註④ 「消息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版)。

註⑤ 同註①③④。

工業方面	一〇三·六	一〇三·六	一〇二·七
建築方面	一〇三·五	一〇三·五	一〇二·〇
鐵路運輸方面	一〇一·六	一〇一·六	一〇〇·八
來自工業活動的利潤	一〇五·八	一一〇·七 ^⑤	一〇一·〇 ^⑥
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	一〇二·九	一〇二·九	一〇三·三
國民經濟工資基金	一〇三·一		一〇三·六
按人口計算的社會消費基金	一〇五·四		一〇三·四
國營和合作社營商業零售商品流轉額	一〇三·九	一〇三·二	一〇四·四
對於居民生活服務額	一〇六·六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一
學齡前教育機關兒童人數(列在國家預算內者)	一〇四·四	一〇四·八	
全日學校(或班)學生人數	一〇四·一	一〇二·九	一〇五·〇
職業技術學校招生	一〇一·一		
其中職業技術學校提供中等教育及職業訓練者	一〇二·二		
高等學校招生	一〇〇·四		
病床數	一〇一·八	一〇一·九	

除上表所列外，尚有一九八一年計劃法和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五年計劃法所未列，而為本年一月廿四日蘇俄中央統計局增加報告的幾項指標的增長率：(一)農業中穀物總產量在本五年計劃固定為二三、五〇〇萬噸，一九八一年的增長率為負二%^⑦。(二)投入生產的固定資產，這個指標在一九八一年計劃法和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五年計劃法內也未提出，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基本指標增長率的報告中指出增長二%^⑦。(三)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八一年計劃法和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五年計劃法中亦未規定，中央統計公佈一九八一年的增長率是負二%^⑧。(四)居民從社會消費基金項下所得的優惠，前述兩個計劃法均未作規定，中央統計

註④ 同註①。
 註⑦ 同註①。
 註⑧ 同註①。

的公報指出，去年的增長率是四·二%^⑨。(b)投入生產的固定資產指標，在過去一向未列在計劃法內，現今中央統計局的公報指出，去年增長一%^⑩。

總之，從上面所列各節可以看出，當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制定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時候，因為還沒有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法作爲根據，以致對於某些指標所作的規定，太過樂觀大膽，且近於盲目。譬如：基本建設投資，一九八一年計劃規定的增長率爲五·二%，仍舊不改虛誇、官僚的作法，以高投資率自豪，而不顧客觀上已開工的項目到期完成了沒有？爲什麼沒有完成？資產分散的情況改善了沒有？爲什麼不把資金集中到最迫切的項目上？固定資產啓用了沒有？爲什麼沒有啓用？啓用的報酬率是高低？高低的原因何在？經過約一年的時間，當蘇俄最高蘇維埃討論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對於基本建設的看法和作法就與前有了不同的轉變，排斥浮誇，務實求真，原則上以逐漸減低投資率，先求加速完成已開工的項目，改建現有的企業，使之現代化，避免新建工程，尤其禁建非生產性的工程。因此，將原定的五·二%，降爲四%，相差一·二%，若以盧布計算，這就不是一個小小的數字了。

其次，利潤指標，一九八一年計劃法規定增長五·八%，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法規定增長一〇·七%，二者相差有四·九%之鉅。是前者合理呢？還是後者錯誤呢？從經濟上着眼，二者均不能算錯。因爲前者指明是「來自工業活動的利潤」，並未將其他生產事業的利潤計算在內。後者從全盤着眼，如果過分強調工業的利潤，則將有使其他生產活動不起勁之弊。若從事實上着眼，二者皆錯，尤其後一計劃法公佈於一九八一年計劃將近結束之際，用心雖好，可惜爲時已晚。結果，在中央統計局的公報發表以後，一九八一年國民經濟的利潤指標的增長率祇達到一%，證明它們的幻想都落了空。國家的要求與企業之間的距離如此之遠，計劃當局的盲目作風，固然是重大因素，然而企業不尊重計劃的心態，使計劃成了一紙具文，不值一顧，這種情況就更可怕了。兩方面背道而馳，不祇構成計劃的失敗，更嚴重的是證明蘇俄現行的計劃制度與實際脫節，已到了拿出決心進開刀房的時候了。

三

蘇俄一九八一年工業生產計劃的失敗，從利潤指標低增長率方面已得到有力的證明。

一九八一年計劃法規定，工業總產值增長四·一%，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增長四·一%，消費資料增長四·二%；第十一個

註⑨ 同註①。

註⑩ 同註①。

五年計劃法的規定原封未動。我們對這種情況，並不認為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已承認一九八一年計劃法的規定正確無誤，而可能是在一九八一年將近終了時才討論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即使發現一九八一年計劃法規完全錯了，也祇好將錯就錯，承認下來。計劃執行的結果如何呢？據中央統計局公報指出，工業總產值是三·四%，其中：生產資料生產是三·三%，消費資料生產是三·六%。——顯然是失敗了。

工業的失敗，原因不祇一端，所有與它有關的部門——最重要的如農業、建築業、運輸業的失敗，都可以構成工業的失敗，都與工業的失敗有其直接間接的關係，但是總括起來說，勞動生產率是高低，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法規定：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如下：工業三·六%，建築業三·五%，鐵路運輸一·六%。一年後公佈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法的規定，一字未改，因為改也來不及了，徒失黨政的威信。勞動生產率計劃執行的結果：工業二·七%，農業負二%^⑩，建築業二%，鐵路運輸〇·八%。在這樣低微的勞動生產率之下，如何能有貨暢其流的運輸？如何能有地盡其利的農業？如何能有突飛猛進的建築？在農業、鐵路、建築均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工業會獨樹一幟好得起來嗎？當然不可能。

據蘇俄中央統計局的公報指出，在六十三種最重要的工業品中，列在加號方面者祇有十種（瓦斯、儀器、自動工具與計算機、拖拉機、某些形式的農機、合成洗滌劑、縫紉品、上等器皿、傢俱等等）；而列入負號方面者高達十六種之多，此種情形為從來所未見，有列表供讀者參考的必要^⑪：

產 品 名 稱	一九八〇年產量	一九八一年增長率
煤（單位：百萬噸）	七〇四	負二%
鐵、礦砂（單位：百萬噸）	一四二	負〇·九%
渦輪機（單位：百萬瓩）	一五·六	負二〇%
石油設備（單位：百萬盧布）	一九八	負一%
化學設備及零件（單位：百萬盧布）	七二二	負二%
幹線內燃機車（單位：百萬馬力）	三·八	負一%

註⑩ 一九八一年計劃法和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法均未規定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

註⑪ 同註⑩。

蘇俄一九八一年的經濟

幹線貨運車廂(單位：千輛)	六一·〇	負三%
汽車(單位：千部)	二、一九七	負〇·一%
小轎車(單位：千部)	一、三二四	負〇·二%
穀物收割聯合機(單位：千部)	一〇六	負九%
經濟木材(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二七四	負〇·三%
皮鞋(單位：百萬雙)	七三九	負〇·五%
灌腸製品(單位：百萬噸)	一三·一	負〇·八%
動物油(單位：百萬噸)	一·二	負五%
砂糖(單位：百萬噸)	九五	負六%
植物油(單位：百萬噸)	二·六	負二%

至於其餘三七種重要工業產品，雖未列入負號之內，但增長率大致偏低。

去年蘇俄爲了挽救經濟的命運——所欲挽救的不是農業，因農業已病入膏肓，無藥可醫；主要是動員人民加強工業，也就是基本建設和運輸方面的工作——用盡苦心，但未收到效果。去年蘇俄黨政雖未完全放棄「社會主義競賽」，但也並非單純的炒過去的冷飯，而是採取非表面化的間接方式，藉以提醒、喚起、誘發勞動者的積極性、責任感以及求實精神。譬如「消息報」每隔個兩三天總有一篇報導、通訊或評論之類的文字，強調「不要忘記今年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布里茲涅夫在俄共第廿六大關於……是如何說的」，「×地××發明一種方法，他個人的工作每月可以節省若干金屬」，「××因爲懶散，不熱愛勞動，受到集體的唾棄」等等。

另一種方式，是關於「精食綱領」的促成。報上常刊登讀者的文章或投書，強調「這不單純是黨政機關的事，而是人人有責的一件大事，它的內容非常複雜，牽涉到各方面，不是坐在辦公室裏做得到的事。」「人人應當本其所知，盡其所能，提出意見和辦法，加速和縮短這個重要文件產生的過程」。

最後，是來自黨政最高層疏解和鼓舞的工作。從俄共廿六大以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不斷推出有關「社會發展」、「人民福利」的措施，給勞動者們描繪一幅美不勝言的遠景，藉以提高勞動者的勞動興趣。譬如：蘇俄最高蘇維埃決議發展住宅設施

，改進住宅資產的利用和保養^⑭；俄共中央和蘇俄部長會議決議，加強節約和合理利用原料、燃料——動力及其他物質資源的工^⑮；俄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俄部長會議和職工總會聯合決定，關於加速實現國家幫助有子女家庭及進一步改進人民退休金保證措施的程序和期限^⑯；俄共中央和蘇俄部長會議聯合決議，提高採煤工業和礦場建設職工的工資率並完善工資的組織^⑰，以及進一步提高體育和運動羣衆性^⑱。

有趣的是，去年某次，布里茲涅夫利用會議的機會，把去年的農業災害造成一片愁苦景象加以疏解，他說：「大家都曉得，我國的農業有一種特性，每隔一年就要鬧一次災荒，好在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已沒有什麼人注意它了。」（大意如此，並非原文轉譯——作者）

四

蘇俄的農業，在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的十年中，曾遭遇四個壞年成^⑲，可是壞的程度都不如去（一九八一）年嚴重，而且過去四個壞年成都有間隔性，去年則是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連續下來的，要說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已經沒有人去注意了」，那是欺人之談。

過去四個壞年成中的任何一個，不論壞到什麼程度，在中央統計局的公報裏都有有關穀類總收穫量的報告。譬如：

一九七二年是個壞年成，公報說，那一年（指一九七二）對於農業形成的氣候條件極爲不良。由於冬季缺雪，夏季酷暑，使國內廣大地區的農作物受到災害，以致穀物的生產量計有一六、八〇〇萬噸，比第八個五年計劃的平均年產量稍高^⑳。

一九七五年是十年內第二個壞年成，公報說：一九七五年對大多數地區的農業而言，形成特別不良的氣候條件，致使穀物和某些農作物收成不足——穀物的總收穫量計有一四、〇〇〇萬噸^㉑。

註^⑬ [消息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五日第三版）。

註^⑭ [經濟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八期）。

註^⑮ 同註^⑭（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三十七期）。

註^⑯ 同註^⑭（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三十八期）。

註^⑰ [消息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四日第一版）。

註^⑱ 一九七二、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一九八〇。

註^⑲ 同註^⑱（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日第二版）。

註^⑳ [真理報]（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第二版）。

一九七九年是第三個壞年成，公報說，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農民們在一九七九年所形成的極爲困難的氣候條件下，保證了農產品總收穫量，與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年平均產值相比，增加了一〇〇億盧布。穀物總收穫量爲一七、九〇〇萬噸，比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年平均總收穫量多了二、七四〇萬噸²¹。

一九八〇年第四個壞年成時，公報說，一九八〇年穀物總收穫量計一八、九二〇萬噸，比一九七九年多一、〇〇〇萬噸²²。公報雖然並未指出氣候條件對於農業的影響，可是祇比一九七九年多一、〇〇〇萬噸，並不是一個好年成，距離第十個五年計劃預定的年穀物總收穫量二二、五〇〇萬噸，尙有三、五八〇萬噸之遙，如果氣候良好，又何致如此。

一九八一年的農業，前面說過，可能是比過去四個壞年成更壞。中央統計局的公報，祇說「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農民們在極爲不良的氣候條件下進行了重大的工作，保證了國家的農產品」。但是最重要的，公報對於在蘇俄農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穀物總收穫量是多少，却一字未提；祇說「國家的穀類物資，充分可以保證國內居民的糧食和糧食製品的供應。」像這種報告方式，是前所未見的²³。

由此可見，蘇俄去年的農業已糟到使中央統計局對穀物產量提不出一個最低數字，也未敢與一九七六一—一九八〇年平均總收穫量相比。

所謂「國家的穀類物資，充分可以保證國內居民的糧食和糧食製品的供應」，雖然在表示蘇俄政府的負責精神，却很難得到人民的信心。蘇俄人民經過六十餘年的煎熬，深知蘇俄黨政當局是一羣「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魔頭。

退一萬步說，蘇俄黨政當局受輿論的壓迫，真能打開穀倉，把儲備糧提出來供給人民，但是下面的問題多的很：能保證源源不斷嗎？能使居民吃得飽嗎？

吃飯這件事不簡單：有吃飽、果腹、充饑等等不同；又有吃麵包、喝稀粥、一日三餐、一日兩餐的差別。

可以預料得到：居民能够有麵包吃而且吃得飽，爲時必不久長。蘇俄雖然每年徵購糧食，有充分的糧食儲備，又是以軍糧爲主，備荒爲次，而在備荒之中以種籽爲其一，民食在其次。現在蘇俄有兩億六千八百八十萬人口，要用麵包和其他糧食製品把兩億六千多萬人口的肚皮填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却頗不簡單。

固然，在蘇俄的儲備糧接濟不上時，還可以採購外糧補充，但是因爲阿富汗和波蘭問題的影響，蘇俄的外貿（尤其是國際糧食貿易）受到抵制。國際間隨時隨地都在勾心鬩角，糧食缺乏是蘇俄最大的一個弱點，比沒有核子彈頭更嚴重。反過來，歐美資

註²¹ 同註²⁰（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六日第二版）。

註²² 同註²⁰（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第二版）。

註²³ 〔消息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四日第二版）。

本主義世界拒售糧食給蘇俄，就是一件比核子彈頭更利害的武器。今日的美國，已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可比，雷根也不再是羅斯福了，可以斷言不致再犯將垂死的蘇俄再一次救活的錯誤。歐洲的產糧國家，雖然不完全跟隨美國的政策，但是反對蘇俄侵略阿富汗和波蘭，則在看法和作法方面完全相同。

這樣一來，去年蘇俄人民的生活不好過，可以預見今年將比去年更為惡劣。在人民把整個精力首先用在如何填飽肚皮的上面，則社會勞動、各項生產活動、國家利益，勢必要退居第二位。所以，蘇俄去年的經濟情況衰退，欲振無力，今年除非出現奇蹟，否則，可能更差。

還有，今年的農業會不會再一次失敗？關於這個問題，不要說現在春天剛剛開始，誰也不敢說，即使再遲些時候，誰也不敢預言。因為，和暖的春天往往往姍姍來遲，而蘇俄播種的時間又非常短促，即使春天來的剛好，偏遇去年冬天缺雪，夏日缺雨酷暑，田裏的禾苗莊稼也會晒乾枯死。秋收的時間與播種的情況差不多，要以救火搶灘的精神完成，不然的話，遇到秋雨連綿，初雪早降，大好作物便會壓倒霉爛在田裏。——這是氣候方面加予蘇俄農業的困難。除此之外，還有人為的因素，那就是制度上的缺點和牽制。據一批美國青年農民，根據交換計劃在蘇俄集體農莊住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蘇俄的農民不管年成和田裏的工作情況允許不允許，一到下午五點就下班，原來在機器上工作的離開機器，在田裏工作的離開田地，至於田裏的工作，收割或播種，似乎與他們不相干，這種情形使這批美國青年大感驚訝。總之，蘇俄的農民，除了對自己的宅旁園地關切無微不至外，對於國營農場或集體農莊的土地和工作毫無情感，他們自認自己是工人，按時上班，到時下班，月終領錢，一點不覺得慚愧。難道這種情形克里姆林宮的頭目們不知道？知道又怎麼樣？他們有膽子侵略阿富汗和波蘭，却沒有人冒死挺身而出，主張放棄這種自殺式的制度。所以，今年是個壞年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假如情況相反，那是碰運氣，而不是所謂「規律性」。

五

在蘇俄中央統計局公報上比較看得過去的，是第五部份——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據報告：「關於提高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職工平均每月工資、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社會消費基金，這些任務，都已完成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因為蘇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是以提高人民福利為第一目標，對於有關人民福利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工作多做了一些，倒是真的。

與人民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幾項指標，有的列在一九八一年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法之內，有的列在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巴伊巴科夫在一九八〇年十月蘇俄最高蘇維埃九屆四次大會的報告之中。茲分別將計劃與執行結果扼要分述於後：

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計劃規定增長二·九%，結果超額完成達到三·三%。

工人和職員的月平均工資，計劃規定增加到一七一盧布（增長一·八%），結果增加到一七二·五盧布，超額完成。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原定增加到一二三盧布，或增長四·一%，實際祇增到四四%。

社會消費基金，原定增長四·三%，結果祇增到四·二%。

工資基金，原規定增長三·一%，結果增長到三·六%，超額完成。

國營和合作社營業零售商品流轉額，原定增長三·九%，結果增長到四·四%，超額完成。

對居民的生活服務量，原定增長到六·六%，事實上祇增長到六·一%。

住宅建設，在總面積方面，據巴伊巴科夫報告計劃爲一〇八、九〇〇萬平方公尺，事實祇用了一〇六、〇〇〇萬平方公尺，但因去年啓用的住宅多，所以評定增長一%。

以上各點的表現，確有與往年大有不同之處，然而這是不是證明俄共開始轉變，以人民爲第一，以人民福利爲優先呢？現在作肯定的答覆，未免過早。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在蘇俄尤其如此。沒有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就根本不會有高度的福利享受。在低度的勞動生產率之下享受高度的福利，無異是一條餓極了的魚吞下的釣餌。俄共由於國內經濟景氣不佳，國際環境惡劣，這種步步示惠的舉措，就是時時防變的手段。一旦情勢穩定，轉爲於它有利，它的面目就不會再像今天這樣了。共產國家，剝削人民是當然的，示惠就是反常，「凡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匿」，這是萬古不朽之論。

蘇俄人民福利包括兩個部份，上述各項都是屬於物質方面的，還有一個方面，是指文化教育。蘇俄的文化教育措施一向優於物質待遇，因爲這是屬於共產黨培育共產主義新人，也是共產黨培養科技人才、各種專業幹部和熟練工人的工作。過去如此，去年也是一樣。

六

蘇俄一九八一年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的總結果，可以說是失敗了，一九八一年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首創惡例，預兆不佳。

但是，我們切不可認爲蘇俄連年農業歉收，勞動生產率不高起來，工業增長率下降，就是蘇俄國勢的衰退，蘇俄共產黨要垮臺了。如果這樣想法，那就陷於自誤。

蘇俄的經濟，不錯，有嚴重的缺點：成本高，效率低；可是也不能說它沒有進步，更不可低估它的力量。

蘇俄這個國家，不能用觀察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方法去了解它。它能成爲歐洲第一工業大國，世界第二工業強國，是通過強制壓縮人民消費，擴大國家積累來逐步的、一點一滴的擴張增強它的經濟力量。蘇俄的經濟自戰後開始壯大，特別是最近二十幾年，它的社會總產值增長了兩倍多，從一九六〇年的三、〇四〇億盧布，增爲一九七九年的一〇、〇〇〇億盧布。

黑魯曉夫在一九六一年的新綱領裏標榜用二十年的時間趕上美國，當時一般認爲是說夢話，其實蘇俄這個國家國防與經濟是二位一體的，到一九八〇年，雖然經濟未趕上，而軍事却超過了。即使退一步以經濟而言，我們也不要小看了蘇俄。「在一九五〇年的時候，蘇俄的工業產值祇相當於美國三〇%，到一九六五年上升爲六二%，而到一九七八年則已達到八〇%以上；同一時期，蘇俄的國民收入則從相當於美國的三一%升到五九%和六七%左右」^{②4}。

蘇俄的缺點和弱點，是農業無法與美國相比，這是沒有辦法的（所謂「沒有辦法」是指目前），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太壞，土地貧瘠，氣候惡劣，爲了養活龐大的人口和軍隊，不能不積極擴充播種面積。「一九七七年，蘇俄的穀物播種面積比美國多七五·四%，但穀物產量却祇爲美國的七一·九%；按人口平均計算，蘇俄的穀物產量祇相當於美國的六〇·二%」^{②5}。

戰後的時代，科學與技術日新月異，比較起來，美國的科技更爲先進，在美國投下第一枚原子彈的時候，蘇俄的科技可以說還是一個初等生。可是它有不讓他人專美於前的特性，終於在原子核子武器和太空探險方面，不但追上美國，而且在國防方面（尤其是海軍）超過了美國。蘇俄既然在工業方面已緊接美國的水準，難道它不可以用科技克服農業上的困難嗎？

所以，觀察蘇俄的經濟，不能一再重複它過去的失敗，強調它目前的缺點，特別要研究它的近程目標和遠程目標。共產主義並沒有固定的藍圖，從列寧開始就是摸索前進。除非它公開聲明，到此爲止放棄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否則，我們對於它每一次大會的遠景構想，不能放棄研究。

（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於士林）

註^{②4} 共匪〔紅旗〕雜誌，一九八〇，第十三期，四五頁，論「蘇聯在經濟上加緊爲發動戰爭作準備」。
註^{②5} 同註^{②4}。